

胎儿叙事：试论《坚果壳》的不可靠叙述

丁绪铨

(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)

[摘要]《坚果壳》是不可靠叙述的范本。它是胎儿叙事为主的第一人称叙事，叙述者“我”模仿成人和超越成人的能力打破真实读者的认知。而叙述者对事实的报道、判断和解读方面的不可靠，则体现在从第一人称单数“我”到第一人称复数“我们”的转变上。

[关键词]叙述者；不可靠叙述；“我”；《坚果壳》

[DOI] 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04.1459

不可靠叙述既是叙事学的核心概念，也是重要的叙述策略。在《坚果壳》中，不可靠叙述体现的最为明显。首先，它是以“胎儿”叙事为主的第一人称叙述。叙述者“我”无法直接言说，依靠“模仿成人”和“超越成人”来实现；其次，小说经历了从第一人称单数“我”到复数“我们”的变化，“我们”所指模糊，反映胎儿对自己身份缺失的不满。

一、“仿成人”与“超成人”：胎儿的不可靠叙述

《坚果壳》中的不可靠叙述可归纳为“仿成人”和“超成人”两方面。胎儿“仿成人”是指他能具有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、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、卓越的听觉能力和渊博庞杂的知识储备。

从叙述话语来说，“我”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与胎儿不符。《坚果壳》中尚未出生的叙述者大量使用复杂的句式、绝妙的修辞、美妙的语言，一般成人也很难做到。“我会用这条黏滑的绳索将我和她牢牢捆住，在我出生那天，我会用我尚不清晰、新生儿的凝视迫使她就范，用寂寞海鸥般的哀嚎俘获她的心”^①。在这一句中，他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和俚语（press-gang）的表达方式。“这是她无声的谴责，断然的排斥、冷酷的隐身而退，不过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而已”^②。这一排比句式运用一系列的并列短语，极具节奏与韵律感。

就知识储备而言，“我”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无论是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环境，还是日常饮食，“我”都了然于胸。在文学方面，“我”不但熟知扬抑格、四音步等诗歌格式，还熟读彼得·波特、詹姆斯·芬顿、谢默斯·希尼、济慈、威尔弗雷德·欧文、艾略特等人的诗，对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和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有着深刻的理解；在音乐方面，“我”常听舒伯特、勋伯格、斯特拉文斯基等作曲家的曲子，他们曲子的风格特征与不足指出能道出一二；在政治方面，“我”深知中东战争、“圣战”组织、巴以问题、美国霸权、民族主义、欧洲一体化、难民潮给世界带来危机；在经济方面，“我”预测贫富差距、金融风暴让世界处于崩溃的边缘；在环境方面，“我”认为全球变暖、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。

最后，胎儿既是叙述者又是受述者，两者之间的边界并不明确。他有时自问自答。刚开始，他质疑母亲是否参与弑夫的谋杀案“是似乎吗，母亲？不，不是似乎。你是参与了，你确实参与了”^③。叙述者并不要求受述者回答这个问题，他抛出这个问题时，自己已经有了答案。胎儿作为提问者时的激烈、急切、感性的性格与回答时平和、冷静、理性性格同时出现，这显然超出读者的认知。

二、“我”与“我们”：人称变化下的不可靠叙述

《坚果壳》采用第一人称叙述，且叙述者全知全能，“我”总能提前预判事情的走向，人物的行动。与传统小说不同的是，全知全能“我”的叙述不具有说服力。看似掌控了全局，可仔细探究下，发现“我”的叙述是不可靠的。这主要是第一人称叙事本身的局限性。“因为人类在感知、记忆和判断上的局限性，可能容易错过、忘记或错看某些事件、词语或动机，因此第一人称叙述至少总是潜在地不可靠的”^④。《坚果壳》中的不可靠叙述不仅仅是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，还有第一人称单数“我”向复数“我们”的变化。

第一人称叙述者“我”是个同故事叙述者。在《坚果壳》中，承担叙事功能的“我”和承担人物功能的“我”之间存在距离。“我”作为叙述功能出现时，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。如在人物对话上。“对话很放松，谈论的无非是些琐细之事。那些带着威胁和意味的聊天或交易是怎样的——我不清楚，我没有社会经验”^⑤。这是一种错误解读。什么算威胁性话语，“我”心知肚明，虽然处于子宫之内，但是“我”的社会经验不弱于任何一个成年人。我明知却言不知，那“我”的叙述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了。

小说的后半部分，频频使用第一人称复数“我们”来叙

事。与“我”不同，“我们”的指代对象有时是清晰的，有时却难以判断具体所指。语义上的模糊性增强了叙述的不可靠程度。当“我们”的范畴是两人时，语意大多是明晰的，“我们可以一起成为有钱人”^⑥，这里“我们”指母亲与克劳德；“我们把对方当成小孩一样宠爱”^⑦，这里“我们”指父亲与母亲。也存在语意不明的情况。“最终，这一刻降临在我们身上”^⑧。这一句中的“我们”可能指母亲和克劳德两个人，也可能指母亲、克劳德、“我”三个人。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的变化实质反映了“我”身份的缺失。“我”反复强调自己的在场与重要性，如用略带诙谐的语气想象悲惨的命运：“我算什么？我已经死了。我被送进了坟堆，那是在他恨之入骨的前妻的肚子里。提都不提，连被嫌弃的资格都没有”^⑨。无论是作为人物还是作为叙述者，“我”在父母的心目中并无存在感。“我”认为通过“我们”这一人称复数的变化，就能把自己定位到和他们一样的“人”。“我”对自由的重视，对权利的急切追求，都与我想成为一个独立的“人”有关，而非被视为随意处置的“物品”。在心理上，我与“人”无异。生理上却还未完全进化成“人”的形态。心理、生理的分离让“我”以“人”的身份存在化为泡影，也让叙述者的不可靠程度增加了一分。

结语

按照真实读者的阐释标准，“我”的不可靠之处是在叙事的过程中，对“成人”的模仿和超越。就小说本身而言，无论是“我”还是“我们”，在“事实/事件轴”“价值/判断轴”与“知识/感知轴”三大轴的叙述上，都出现过不可靠的状况。恰恰是这些不可靠的叙述，让读者去探寻叙事的真相，令读者更有阅读动力，也让小说的多样化解读成为可能。

参考文献

- [1][英]伊恩·麦克尤恩.郭国良译.坚果壳[M]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8.
 - [2][美]詹姆斯·费伦.陈永国译.作为修辞的叙事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2.
 - [3]尚必武.西方文论关键词:不可靠叙述[J].外国文学,2011(6).
 - [4]尚必武.非自然叙事的伦理阐释——《果壳》的胎儿叙述者及其脑文本演绎[J].外国文学研究,2018(3).
 - [5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.
 - [6]Booth, Wayne C. The Rhetoric of Fiction[M]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1.
- 注释:
- [1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38-39.
 - [2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108.
 - [3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11.
 - [4]Riggan, William. Picaros, Madmen, Naifs, and Clowns: The Unreliable First-Person Narrator[M]. Norman: U of Oklahoma P, 1981: 19-20.
 - [5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55.
 - [6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97.
 - [7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56.
 - [8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144.
 - [9]McEwan, Ian. Nutshell[M]. New York: Doubleday, 2016: 58.